葫蘆生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葫蘆生
作者：宣鼎　清

本作品收錄於《夜雨秋燈錄》

神居山有張君十三，年將古稀，因貧以授徒為業。然性好客，慕孔北海而力不逮。嘗自書一聯云：「銷磨升斗狂彭澤，慷慨交遊窮孟嘗。」意氣可想也。

是年，應安宜某富室聘教諸子。來去應由秦郵，顧寶應湖可徑渡，較便易。年終，先生撤帳，居停預訂明年館，置酒為別曰：「歲事畢矣，盍即寒家貿易船送君歸。」遂打槳過湖。半日猶偎岸行，忽一行路客，繖一裹一，赤足立淺水邊，哀舟子挈帶，允豐酬。舟子揚帆置不理，張見其瑟縮歌卬須貌文秀，操燕腔，意必非暴客，良不忍，遂代乞舟子行方便。

乃就近使登鷁首，曰：「此張先生好意也，微先生言，終不敢孟浪。」客向張謝。問：「何適？」曰：「有急赴揚州，歲近，取捷徑，詎水天一色，竟無片帆，微先生，當臨河返耳。」旋向舟子曰：「饑渴甚矣，有閑粥飯，不吝償。」舟子窘之，張以茶果贈，又呼與同飯。飯已，倚舷曝背，解裹出青鞋布襪著之，腰下露一葫蘆，極光澤。又探囊取花骨頭，即北方所謂骰者，賭具也。假碗，揎袖呼而擲之，色色皆應所呼。張心異之，問鄉貫，曰：「南越北燕，萍水人耳。」問姓氏，曰：「葫。」曰：「安定後乃有此俊人。」曰：「某非古月者，因常寶一葫蘆，人多呼為葫蘆生。」曰；「足下可謂壺公矣！」曰：「先生莫過譽，如有縮地法，曷有今日厄。雖然，壺中亦別有他法，容獻博一哂，請俟諸異日可乎？」天暮，張不忍其露宿飽風霜，呼進艙，謙遜始入。撥爐火，溫濁醒對飲。客談古今，於《漢書》尤熟。張曰：「壺腹中本有《漢書》。」客曰：「是不過溷俗人耳，非真敢稱博雅也。」張欽佩，頗恨相見晚。明日風逆，再縱談，遂訂交，日則抵掌，夜則抵足，均願石尤來打頭。翌將登彼岸，忽私語張曰：「公能否過門不入，先與我過揚一遊，或與公有小裨益。」詢若何？以骰示曰：「此絕技也。邗上

為肥商大賈所麇集，藉以破鏗囊。」曰：「僕年來修羊薄，不足供母金。」曰：「無慮也。」壺中抽出蒜條、瓜子等金堆滿案。張驚曰：「葫蘆些些大，何藏得如許？」曰：「法也，且不止於此也。」及收入，仍烏有。

張本不羈士，乃登陸，遣舟返謝主人，命僕人舁行李回神居村，囑家人無懸懸，當新春歸也。事畢，與客攜手徒步抵揚。入城賃極大空宅，天已暮，傾壺，出小幾榻帷帳盤盂等物，咒之使大，又傾出小男女廿餘人，如婢僕庖輿之流，咒之成真人。曰：「此中無不有，惟飲之食之者，則仍購於市。」一瞬間，則已酒沸於鼎，香焚於罏，燈火明如白晝，刀砧響庖廚，奔走滿前，佈置貼妥，居然閥閱矣。張驚喜，大呼曰：「葫蘆生真神人也！」客急搖手曰：「此三字非可以告人者，僕已假得貴人名氏來。」言已，壺中抽一名刺示張，則大字峨峨，依稀識是京中某顯者公子。因笑曰：「張祿非子虛先生，是亦仙人奪舍法也。」旋呼酒為張洗塵，珍錯腥膻，悉非凡味。壺中人一中年婦，貌極妍，名日解人憐，善弋腔。兩垂髫婢極窈窕，曰箏箏，曰瑟瑟，善以管弦和。絲肉互奏，張樂極，漸覺玉山頹。客曰：「公請休息乎？」即命箏、瑟擇廳事西斗室，為張布錦衾角枕侍寢。張起，客亦擁婦自他室宿。張聽諸僕闔戶下鍵，往來掃除，炊許方閱寂。兩婢為張司按摩，小嘲謔。惟一涉淫念，則色變如夜叉。收攝心神，不敢輕薄。明晨，箏、瑟不見，又兩婢以紫貂袍帽朱履來，為張易舊衣。一名嫋嫋，一名娜娜，貌勝前。比客來，如朝長上，禮極恭，亦鮮衣砑帽，頓改舊觀。蓋亦自壺中出也。

謂張曰：「昨宵婢子惡，已遣去矣。若二子者，或稍勝一籌。」又奴子三四輩分進盥具者，皆鄭櫻桃之流，蒼頭傳朝餐者，不少長須崑崙諸狀。少頃，客起告暫別，雲謁諸當道。果盛服出，鹽政府道令尹始到門，其餘丞簿諸鼇商，則飛一紙，不屑看倒屣迎。張獨居，攜小史偶於門首一瞻矚，則蛇鞭雉帽排兩行，皤腹男子多人，咸鵠立門條，煌煌朱紅能耀眼。正詳睨其冰銜，而閽人已傳呼主人歸也。果見四人舁高軒如飛，狡童二三策怒馬追逐，烈焰颯至，闔市皆驚。張急退避，而客已揮汗坐中堂。約略三四言，階下應者如旱雷聒耳。旋聞鳴鉦呵導聲，陸續在門，是皆上大夫來答拜者。客隨意出迎，毫無傴僂狀。

略寒暄，大夫曰：「君家長上前有書來，雲公子早出京，何歲暮始至？」曰：「山左勾留有日矣，擬來春往看兩浙好雲山，故先至廣陵，聊以卒歲。」旋袖出鯉魚箋數十函，分致諸大夫，皆代述朝紳語問起居。

諸大夫去，又諸商冠服來。客惟裼裘拖履以接，略問訊，即互炫聲伎之美。商作媚

態曰：「容潔誠領教東山絲竹。」笑應之。商去則又持函以書畫屏幅來，求客賜翰墨，皆如意揮灑，尾押玉印，即刺上貴公子名，稱謂亦極斟酌。由此杯酒往來，日無寧晷。客厭惡，似以為苦。

秋風客亦乘隙至，以一瞻顏色為榮，客均有所贈不吝也。忽私囑張曰：「公于客至時，須怒罵僮僕炫濟輩，須官腔，莫土語。」明日，商蝟集，張果如所囑。商驚聽，客故作嗟歎曰：「此老性氣猶未平，然奴子亦太不可人。」即命他伻往伺應。商問伊誰？曰：「君等不知耶，此即張侍禦之封翁，素慕竹西風景，家長上命隨侍來，誠不得已耳。」曰：「能容瞻韓乎？」曰：「大不易，容介紹，定可否。」即詣張室，語移時，出曰：「有緣哉！然此老素憨，乞包容，幸勿貽罪戾。」

眾商隨之肅然入，拜伏于地，張惟援以手，而略加額也。傾談見燭跋始退。由是具觴飲者兼邀張，以一顧為祥瑞。元旦交賀訖，客漸與諸商博，孤注一擲常千金。商私喜曰：「此雛也，當傾其橐，免渠作兩浙遊。」惟礙張封翁，計維誘與同博，免饒舌。

由是張亦脅入局，暗與之金，使之敗北無吝容。三四日，賓主負萬金，張私對客曰：「只見蚊飛，尚未璧返，奈何？」客笑置之。一日，諸商挾多金來，謂客曰：「公子退三舍，不其餒與？」笑應曰：「諸君子是定不欲我回燕台矣。雖然，張太父執尚有兩質庫在山左，容可通融。」即出骰開圍場。客與張又大敗。忽推如廁，私語張曰：「是其時矣。當看我意向步趨之，可一戰而捷。」午餐後，客又負，故搔鬢幹急曰：「奇矣！奇矣！」旋入內呼僮迭舁黃金五六塊出，皆大如階砌石，曰：「拼以此饋，然非諸君現資一閱不可。」商眼炫，亦大呼「取阿堵物來。」須臾，黃白者充牣於庭。曰：「是尚不足作公子贐耶？」曰：「善。」遂再博，漸反負為勝。商正驚愕，已開夜宴，客盡出壺中美妓歌舞侑觴。座上皆醉，客故訂明日約。商不服，堅請聯夜戰。客目張曰：「太父執高年，恐不慣數更籌。」張亦掀髯大噱曰：「是何言與？僕即囊罄，亦當為諸君典籌，作壁上觀。」眾曰：「甚善。」比通宵，客竟大獲，一會計，庭所堆積者，皆適如數，不放珠還矣。商四散，旋呼金肆中執事者輦去，預儲之。一連數日博，獲無算，計除母金，前後已得白鏹十余萬。

一夕，博者去，客急呼肆人來，全換金條，咒而藏入壺。復咒諸男女各器皿均收入壺，以零星白銀酬房主人。堂上錦繡全空，仍著來時衣履，兩人夤夜攜手出綠楊城，緩緩投西山深處。旭日上三竿，抵一臨歧酒肆中，沽飲話別。張乞過從，曰：「可無須矣。」問：「何術之神？」曰：「此鵝籠教也。公義可薄雲，非首蓿盤邊頫首者，請以五千

金為壽，俾小康。」乃約計其直，傾壺出黃金若干錠，代置腰纏。張固辭，不可，曰：「區區不腆，不過酬同舟一飯之德耳。」問後會，曰：「天涯海角，不能定也。」因拱手，鄭重分路而別。

張歸，遂致富，辭安宜館。時有郭孝子，自金齒衛萬里尋親歸者，張偶語其事，未述其名。孝子已審，曰：「其葫蘆生耶？」問：「何以知之？」曰：「是曾于大樑贈某數百金作路費。嘗曰：某於貪者則破之，忠孝義俠者則資助之，無他法也。」張益信客為非常人，但不知齷商於次日重到門首，見人物杳然，將又作何醜狀耳！

懊儂氏曰：聖賢仙佛所謂利己利人者，無他，一方便訣耳。俗云：「與人方便，即與己方便」，惟張十三有焉。葫蘆生遇貪則攫，遇德則報，術士云乎哉，直俠義人耳。或云渠既術神，何不臨流效杯渡故事？噫！水雲空闊之區，正仙靈往來之地，恐未容若輩橫行。若齷商者，胸無墨、目無瞳、家有鬼妻、廄有鬼馬，魍魎輩且揶揄之矣，況葫蘆生哉！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屬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